

王度庐作品大系

武侠卷

伍

中

铁骑银瓶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 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王度庐作品大系 武侠卷 伍

中

铁骑银瓶

王度庐著

王度庐·著／王芹·点校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第七回 万里天山双剑腾起 无边大漠小龙飞来

这段旷野直通库尔勒城，南来北往的车马行人很多，地下尘土很厚，被秋风卷起来，刮在白衣裳上就立即变成了灰色的。萧千总的眼睛也刮进了土，闭着眼直流泪，他就喊着说：“慢着点儿走吧！忙什么呀？反正不到半个月准能赶到迪化就行啦！”

车上的绣香已拿出三条绸帕来，她自己蒙了一条青的，幼霞蒙了一条红的，雪瓶蒙了一条花的。绸帕罩在乌发之上，被风吹得飘飘地动，越发显得她们美丽。往来的人都十分注意他们，可是一旦看清楚了，便都吓得了不得，赶紧向道旁去躲避让路。

这时他们的车马分开了，雪瓶与幼霞骑马并肩走，两人不住地小声儿说话。萧千总闭着一只眼，直骂说：“才走了这么几步，就有这么大的风，要到了沙漠里可应当怎么样呀？”牛脖子是赶着最末的那辆车走着，他摇着头说：“不要紧，由这儿往迪化只过黑水潭，不必走沙漠，绝遇不见大风。”萧千总说：“我在新疆做了半辈子的官，虽没走过大戈壁，可是迪化城也去过无数次，道路比你熟得多，我倒不怕风。只是，再走几天就得过天山，那我可真有些胆怯！”

一路谈着话，傍午时就到了库尔勒城，就在这里用毕午饭，搭牛皮筏渡过了孔雀河。顺着驿路偏东向北去走，却是遍野的葡萄，叶子铺在地下，如一片绿海似的，而每一簇的叶子底下，都挂着大串的葡萄。车夫都下来

掐了很多。萧千总叫车停住，拿了他的一件旧马褂，满满偷了一马褂葡萄，说是预备沿途给姑娘们解渴的。他自己当然是大吃而特吃了，牛脖子也大解其馋，这里也没有人管。

越往北走风景就越好，果林极多，都好像没有主人似的。日色偏西时，来到了一个小镇，雪瓶就问说：“离焉耆府还有多少里？”赶车的答说：“还有三十多里地。”雪瓶催着说：“快走吧！为什么不赶到大地方去歇呢？”赶车的便谈虎色变地说：“狼太多！不遇着便罢，如若遇见，便绝不止一只，至少是二三十成群，多了能有一百多。”那牛脖子跑过来说：“其实我看倒没有什么的，咱们车多马多人又多，都带着家伙，怕什么？连夜走也无妨碍！”

雪瓶倒觉得这个人说的话胆气很壮，就想，自己的爹爹无论是过沙漠、走高山，常常是独自深夜行走，可是二十年来也没出过一点儿事，她口中从来没说过什么怕狼、怕虎的话，而自己也不是深夜没走过路，哪能像车夫们所说之甚？她于是就发怒地说：“不行！不能够歇！往下走，今天非得到焉耆府不可！”

这时，萧千总早已经下了马，并且把鞍辔都摘下来了。他摇着头说：“我可不敢黑夜里走，我饿啦！趁早吃饭，歇一歇是真的！姑娘可别任性，出了门儿就同不得在家了。那不是库鲁克山、孔雀河，那都能算咱们的家。这条路你没有走过，绝对跟咱们那儿不一样！”幼霞也下了马，拉了雪瓶一下，说：“下来吧！就在这儿歇一下也好，忙什么？早一天晚一天到迪化还不是一个样？反正三爹爹病在那儿，她绝不能又上别处去。”绣香也下了车，向雪瓶说：“赶车的比咱们知道路上的情形，他们的话不可不听。”萧千总又大声嚷嚷着说：“这个市镇也不小，为什么不趁早在这儿找家店房，歇一夜是又稳妥又舒服。”

雪瓶驳不过众人的意思，也只得下了马。她心里却真不高兴，觉得自己只听爹爹的话。听绣香阿姨的话，那还是因为面子的关系，如今却连车夫的主张都得听从，真真岂有此理！她生着气，虽然没有发作，但脸色往下沉着。萧千总却高高兴兴地去找店房。这里的店房一共有四家，可都是低矮的小土房，院子也极为狭小，连马棚的设备也没有。三辆车虽然能够放在门外，但雪瓶主张无论如何得把白马、黑马牵进店里来，系在门外，她不

放心。

当下萧千总商洽好了一家店，只把黑、白、红三匹马牵进院里，其余的骡子、马、车辆就都在门外。赶车的也就都预备睡在车上，那牛脖子却手脚儿很勤敏地在院中卸马鞍，喂草料。雪瓶看着那匹黑马，又神驰了一会儿，不禁暗想：这匹马将我爹爹驮出了玉门关，如今半年了，只有它独自回到此地，人却不见，这总不是个吉兆吧？萧千总又指使店伙们把包袱跟行李给拿到店里，他跟他太太绣香住一间房，雪瓶是跟幼霞住在一间屋内。

晚饭后，天渐渐地黑了，屋中已点上了油灯。这油灯可比她们家里的蜡烛暗得多了。沏了一小壶茶，姐妹俩就坐在炕头休息着闲谈。幼霞笑着说：“我觉得还是出来玩好，因为能见许多事物。到迪化多住些日，叫三爹爹带着咱们两人到各处去玩玩，那才更好呢！我将来一定还要上一趟北京。”雪瓶也抿着嘴儿笑了笑，说：“我也是想往远地方去，我不大喜欢新疆啦！”幼霞说：“其实新疆也不错，听说东边的地方都没有这么宽敞。东边的人也羡慕到咱们这地方来，不然，你想那姓韩的，他是东边的人，可是他为什么能为给三爹爹送回来东西，就来到这里？咱们因为是在这儿生长的，住久了，才觉得不好！”

雪瓶听了幼霞的话，眼前忽又浮现出那姓韩的英俊少年的影子，她深深地关心着那个人的生死，不禁有些痛心。幼霞突然拿手打了她一下，问说：“为什么你又皱眉？我看你心里有什么事似的，近两年我看你索性变了样子。记得你十七的时候，我十五，三爹爹带着咱们到山上打猎。那时山上满是雪，你一个人在前跑过了两座山，三爹爹大声叫你，怕你滚下去跌死，你都不听，你只是哈哈地笑。那时你还放鹰，抓狐狸……现在你真成了小姐啦！”她白润微胖的脸歪着，鼓着小嘴，瞪起明丽的眼睛看着雪瓶。

雪瓶的双颊不禁烘起来两朵红云，也以更明丽的眼睛反瞪她，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我的心里不痛快！”幼霞说：“这两年你都不痛快？”雪瓶点点头，神情黯然地说：“难道你会不明白我？这两年来，我爹爹在家除了发愁，就是生病，话又不对我明说，我的心里怎么能够痛快、高兴？如今……我还总有点儿心里不安似的，万一要是到了迪化，找不着我爹爹可怎么办？”幼霞就说：“一定找得着，赛八仙的卦没有不灵的。”

雪瓶把眉皱了一皱,又说:“还有那姓韩的……唉!”幼霞越发瞪着她,并且抿着嘴笑着,鼻子哼哼了两声,就把脸儿低下说:“我明白了!”雪瓶突然用力推了她一下,幼霞躺在炕上拿手绢捂着脸格格地笑。雪瓶劈手将她的手绢揭开,趴在她的脸边说:“你不能胡说!我是想,姓韩的是我爹爹的朋友,他们在白龙堆遇见大风失散了,他来送东西,也是一片好意……”幼霞仍笑着。雪瓶又说:“我就恨那天那些人在里边乱搅!”

幼霞忽然正色说:“可不准你说!咱们细细评一评。那天姓韩的在赛马的时候搅乱,要按照我们的老规矩,就得把他弄死。他还偷了人家的马,又抢去了我姐姐的马……”雪瓶说:“那些事我不管,不过我觉得他去找我,倒是一番好意。当时大家就应当别嚷嚷,叫他跟我说明详情。”幼霞说:“这也容易,我姐姐已经找他去啦,他绝没有我姐姐的路径熟,我想一定能把他捉回来。咱们由迪化回来的时候,就可以看见他了,你放心!”雪瓶说:“我不是不放心,只怕你姐姐把他捉回去的时候,你们那些人一时气愤,或许把他打死,那不是把好人给害了?”

幼霞也愁闷了一会儿,又说:“我想有我姐姐,别人不至于把他弄死。”雪瓶发着怔,对于韩铁芳真是不胜关怀。幼霞又笑着说:“管他呢!咱们对他不必关心!”便又坐起来喝茶。雪瓶也不再说了,她的心一下飘到迪化,又忽地一下飘回尉犁城,飘回库鲁克山的那片草原。

窗外静悄悄的,没有人说话,看这光景,总到二更天了。雪瓶下了炕,想去关好了门插闩,但忽然听见院中好像有脚步声。她就将门开了一道缝,只见天上乌云满布,遮住了月色,隐隐看出院中是那牛脖子,他脚上的草鞋啞啞啞地响着,走到了那匹黑马的旁边。

雪瓶蓦然开了门,问说:“你是要干什么?”牛脖子吓了一跳,回身看了看,说:“啊呀!小王爷!啊,小姐!我是想趁着这时候把三匹马刷干净了。因为明天早晨就要到焉耆府,马太脏了,要叫人家笑话。明天一清早就得走,我又没有工夫,趁着这个时候,我……我这个人就是这样,既吃人家的饭,花人家的钱,我就一点儿也不敢偷懒。”雪瓶点了点头。这时就听外面有人轻轻地捶门,叫着:“牛脖子!牛脖子!”牛脖子说:“萧老爷回来啦!”他赶紧跑了去开门。

雪瓶退了一步，随手将门掩上，向外偷听，就听牛脖子悄声问说：“怎么样？”萧千总也悄声说：“还不离！就是地方太小，人太多，钱赌得倒还地道。那个坐庄的以为我是个傻老，又瞧我有钱，想要吃我。我看他做宝的时候要弄鬼儿，就拿眼睛瞪住了他，他一点也没敢做。”牛脖子赶紧又问：“赢了他多少？”萧千总说：“大概赢了有五六吊吧！来，给你二百钱，买酒喝！”牛脖子道声谢，又问说：“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动身？”萧千总说：“天一亮就得走，因为小王爷是急性子，太麻烦了她要发脾气！”牛脖子说：“那么我就得赶紧刷刷马。”萧千总说：“好啦！只要你勤俭点，到了迪化你要是仍然没有饭吃，我还可以给你想法子！”

雪瓶的屋里此时已吹灭了灯，幼霞趴在她的耳边埋怨萧姨夫好赌钱，又耽误工夫又误事。雪瓶却说：“暂时没法子。只要到了迪化，能见着我爹爹，咱们就同他们离开，回去时也不跟他一路。万一见不到我爹爹，必须到别处去找，那也只咱们两人一同骑着马去。不能再跟他们了。”这时萧千总进到屋里，大声叫那已经睡了的绣香，又哗啦哗啦地数那赢来的钱。雪瓶跟幼霞全都很生气。窗外能听到那牛脖子的脚步声及轻轻刷马之声。窗上又现出一些朦胧的月色，她们便睡着了。

次日早晨起来，雪瓶到院中一看，就见牛脖子躺在地下睡觉，如同一只死狗似的。那匹黑马倒刷得很干净，黑毛都发着亮，可是他也只刷了这一匹，白马和红马他全没管刷。雪瓶叫店家来打洗脸水，那屋里的绣香也起来了，不住地叫她的丈夫，连推带叫，半天萧千总才醒来。地下睡的牛脖子也爬了起来。店家就问吃早饭不吃？萧千总却隔着窗户说：“千万别给预备！我们不吃，我们还要到焉耆府下馆子去呢！”他边扣着衣裳纽子边走出屋来，反倒催着别人。他乱嚷嚷了半天，店里店外又忙乱了一阵儿，这才一切都收拾好了，于是这队车马又于晓雾茫茫之中离开了这座市镇。

雪瓶仍跨着白马，穿的仍是昨日的那身衣裳；幼霞却另换了一件小衣裳，显得她更娇小艳丽了。雪瓶就说她：“你穿得这么漂亮干什么？到了焉耆府绝没有人看咱们。这天气，说不定待一会儿就下雨。”幼霞却说：“我因为那件衣裳都叫风给刮脏了，才换这件，你别以为我是为图好看。”雪瓶笑了笑，没再言语，缓缓地挥着鞭，傍着第一辆车去走。沿途的草愈茂盛，果

木也愈多，走了二十余里就到了天山南麓的大城焉耆府。

进了城，萧千总就先找了一家很大的饭馆，让大家进去吃早饭，他还大喝其酒。雪瓶跟幼霞凭窗看街上的景象，就见街上来来往往的车马行人很多，马中尤有良马，不在她的那匹白马之下。车辆上有插着三角形白布旗子的，上面写着什么什么字号，雪瓶晓得这都是镖车。又见往来的有哈萨克、旗、汉，穿着各式服装的妇女，所穿的衣服也都比尉犁县的妇女讲究。饭毕，萧千总喝得脸通红，那牛脖子的一副泥脸儿在这阴霾的天色之下，显得更是晦暗难看。

出了焉耆城，车马向东北去走，见大道之旁又是广漠的草原，蒙古人畜牧的马匹无数，黑压压地弥满了原野。雪瓶与幼霞看了，不胜地羡慕，因为这一种壮观确实比她们那库鲁克山阴要伟大得多。

因为贪看路旁的风景，傍午时又落了一阵儿雨，所以他们走得很迟缓，到晚间才到了库车尔东边的一个市镇。萧千总又抢先找店住下，并向店家打听这镇上有无赌局。当晚仍无月色，那牛脖子也没在半夜里刷马。次日起来，窗纸上觉得黑得很，幼霞先起来了，开了门向外一看，一阵寒风就吹了进来。她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，说：“哎哟！天气变了，可真冷！下了雨啦！今天咱们还能往下走吗？”

雪瓶很觉得诧异，因为此时实在冷得厉害，昨天的天气还如夏季，而此时竟似深秋。她赶紧打开包袱，自己穿了一件红灰的夹小褂，也叫幼霞多穿上点儿，幼霞就穿上了一件雪青色的夹衣裳。雪瓶因为没听见雨声，不信，就穿上鞋下了地，向外一看，她不由得就笑了，说：“下这么一点点雨，咱们就不走了，那几时才能到迪化呀？”她出了屋，只觉得阵阵的寒风把那牛毛一般的细雨洒在她的脸上，倒觉得很舒畅，而且有精神。不过天上的阴云实在是又厚又多，连一只鹰、燕子也看不见飞。那牛脖子大概在半夜就被雨给淋得冻醒了，现在蹲在房檐下，缩成了一团。雪瓶对这人不免发生了怜惜。

待了一会儿，萧千总住的那屋子的门也开了，萧千总披着一件大棉袄，一边打着哈欠，一边由屋中走出，他看这天气就不住地发愁。雪瓶就说：“萧姨夫，你要有旧衣裳，就快给这人一件穿吧！”她指着那牛脖子，说：

“天气忽然变冷了。他穿着这身衣裳，可怎么能跟着咱们往下走呀？”那牛脖子虽然没有说话，可是也翻着两只可怜的眼睛不住地看着雪瓶，又看看萧千总。萧千总却摇了摇头，说：“我们这回出来，也没有多带来衣裳，除了这件大棉袄，是为挡寒的，其余都是我的官衣，他怎能够穿？”

正说着，他的太太绣香从屋中出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件绛紫色团龙缎子的马褂，可都已很破了，说：“这件衣裳你还要吗？送给他穿吧！你也别一点好事儿不做！”雪瓶也说：“对了！萧姨夫你别太吝啬了，到了迪化，我叫爹爹给你厚厚地送些礼，多送你些绸缎，你爱做多少件做多少件！”萧千总说：“姑娘你这话简直是骂我了！我一点儿也没有心疼衣裳。今天天气冷，一来是因为这个地方靠着天山，二来因为这场雨。等雨住了，咱们过几天到了迪化，姑娘你别不信，那时还是得穿单的。牛脖子这家伙又跟我一样，是个赌鬼，我虽然赌，可还没输得当了裤子，他有了这件衣裳，就算有了赌本儿，他今天非得把它输出去不可。输出去了倒还好，他要是赢了钱，那咱们可就支使不动他啦！我最知道赌鬼的脾气。”

幼霞扒着屋门笑着说：“因为萧姨夫你就是个赌鬼嘛！”萧千总还笑着说：“对啦！”当下那牛脖子就走过来，笑嘻嘻道着谢，由绣香的手中把衣服接过去。雪瓶就叫店家预备洗脸水，做早饭，吩咐车夫们套车。

萧千总却摇头说：“今儿这天气，怕不能够再往下走了吧？”雪瓶发着脾气说：“怎么不能再往下走？这样耽搁着，得几时才能到迪化呢？无论如何也要走！”就喊着：“车户们！快套上车！”又向牛脖子说：“备马！”

牛脖子穿了夹马褂，高高兴兴答应了一声，萧千总却连说：“不行！再走几十里就是天山，下着雨，山路不定多么滑了，你们又全骑着马，那不是找着往山涧下边掉吗？”牛脖子说：“不至于，里边没有什么山涧。”萧千总骂着说：“胡说八道！你来瞞我？天山六十四个山口，五百零八条山路，我全都走过。山涧数不过来，哪条涧都是万丈多深，再说一到夏天雪都化了，发山水！”牛脖子说：“这时又不是夏天。”萧千总说：“妈的，你们知道什么？山水从六月能发到八月节，非得冻上冰才能止。反正今天咱们不能过山，顶多走到了库尔山，就还得歇下！”

雪瓶回到屋里来，仍然嚷嚷着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今天得过天山！”店伙送

洗脸水进屋来，也劝着说：“您别往下走了，索性在这儿住几天，等到天晴了，往那边去的人多了，您这几位再跟着过去吧！”幼霞却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开店的人就怕客人走，因为住在这儿一天，得给你一天的钱。”店伙摇头说：“不是，我是好意，我们在这儿开店，难道还不知道这一带地方的情形吗？”刚要细解说，那三个车夫已一齐来到了屋门外，都向屋里叫着说：“小王爷！”店伙一听见这个称呼，不由吓得变了色。他偷看了春雪瓶一下，就赶紧就出去了。

雪瓶向屋外厉声问说：“什么事？你们别说废话，快套上车！”外面的车夫说：“不是我们不套车，是顶多了再走三十里，可不能进山。因为天气不好，山里有大水，有强盗，又有狼！”雪瓶愤愤地说：“你们只会拿狼来吓人，强盗跟山水我更不怕！今天无论怎样我也要过山！你们只要能在今天把车赶过天山，六天之内若能到迪化，我就加赏你们每人三十两银子，愿意不愿意？你们可快点说！”

三个赶车的一听悬了这样重的赏额，他们都不住地发怔，彼此又悄声地商量着。牛脖子已急忙去备马。萧千总却慌了，连说：“喂！喂！你们可斟酌着一点儿，拿定了主意，别只要钱，不顾命！”赶车的人就说：“其实这雨也许下不大，山路也不是遍山都是水，也有很好走的路，并且山里住着不少的人家。”

雪瓶在屋里一边洗脸，一边着急地说：“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走呀？”赶车的说：“走是可以的。”雪瓶嚷嚷说：“那就别废话！快收拾！快收拾！”牛脖子也高高兴兴地说：“马这就预备好了！”此时只有萧千总有些作难，他本来是怕到了山里出了事，可是又拗不过众人。不过，自己也实在愿意快些到迪化，见见钦差，求钦差在伊犁将军及领队大臣之处说两句好话，自己这个官儿至少可以升一级。

绣香又把他拉回屋去，劝他说：“你不要再拦阻了。赶车的既说是能走，就许不至于有什么事！”萧千总说：“山路上滑，山里有大水，这我倒不怕，我知道可以挑着道儿走，只是……”他变颜变色地悄声儿说：“你是不知道，近几个月来因为咱们那玉小姐离开了新疆，半截山、戈壁虎、蓝脸鬼、马头神那些个大盗，又都没有了顾忌，就像是一群妖魔离开了降魔杵，

他们就都反了起来！沙漠、山路现在都很难走，不遇见了便罢，遇见了就是麻烦！”

绣香先是也变了变色，后来又摇头说：“这倒不必忧虑，雪瓶那孩子的武艺，也不在她爹爹以下，又有幼霞帮助她。我看强盗也都不是傻子，谁若知道了是我们，也绝不敢下手！”

萧千总想了又想，最后一顿脚，说：“好！咱们就闯这一关吧！你也快收拾着！”于是萧千总也忙乱了起来。厨房里的风箱也加紧地响。不多时，车套好了，马备齐了，大家就忙着吃饭。饭毕，雪瓶从包袱里拿出银子，叫萧千总开发了店饭钱，就一同出了店门。

这时雨丝更细，细得用眼看不见，非得仰面向天，才能觉得出雨来。牛脖子穿着绛紫色的团龙破马褂，看那样子至少也像个千总官儿，可是下面穿的那条破裤子又像乞丐。他大声地笑着说：“这点雨，还能算是雨吗？为什么不就不走，可也真是！”有个赶车的人也说：“这不是雨，这是山里的霰变的。只要阴天的时候，走进了山里，就是不下雨，人的衣裳也常常湿。”

春雪瓶抬头向北一瞧，只见天跟地都是同一种混沌的灰色，中间有一条特别深的颜色，那就是天山，还可以隐隐看得出那山岭起伏绵延的形势。车马一齐向北走，两旁的草地浮着一层雨气，更如一片大海似的。而其中有牛吼声、马嘶声，还有牧人呜呜地吹笛子的声音，但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对面跟背后也看不见一个行路的人，更不用说车马了。只有他们的鞭子、车轮、马蹄之声交奏着，混乱着，向前行进。面前雾里的天山是越来越高，那道特别深的灰颜色也越来越显著。走了多时，雨又落下来了，可比早晨的雨大多了，霎时马的身上尽湿，他们身上的夹衣裳也都快淋透了。

萧千总赶紧说：“两位姑娘快到车里去吧！”幼霞向雪瓶看看，问她说：“你愿意上车吗？”雪瓶摇头，只叫车夫从车上把她们赛马的时候所戴的那两只大草帽拿出来。车停住了一会儿，车夫们往车上蒙了油布。趁着这个时候，萧千总把他的马系在车的后面，他又怕雨把帽子上的红缨子淋得变了颜色，便赶紧摘了来，拿着帽子跑到他太太的车上去了。这一会儿的工夫，雨更大了，连牛脖子都脱下马褂来盖在头上。幼霞有点害怕地说：“哎哟！我的身上全湿了！”雪瓶说：“你也快上车去吧！”牛脖子赶紧上前去接

鞭，幼霞跳下马来，跑到最后边那辆车上，牛脖子就拉着红马跟着走。只有雪瓶，无论任何人劝她，她也绝不上车，并且沉着脸儿，指挥车夫们说：“快走！快走！”她的马在前，车辆马匹都随在她的后面，又如同一条长蛇似的冒雨疾进。

又走了数十里，就到了天山之下。仰面去看，那山峰连着烟雨，真不知有几千丈高，山风摇着山树，杂以雨声，哗哗地响，有如万马在沙漠中行走。

眼前的这条山路却很宽，而且坡也不十分陡，这原是南北往来的要道，经过人力开凿的。雪瓶催马就往山中去走，头一辆车上的萧千总却高喊着：“慢着！姑娘你先慢着！”

雪瓶将马收住，回过脸儿来，她的脸也着上了雨点儿，真如出水芙蓉般美丽。她问说：“什么事儿？”萧千总说：“咱们还得商量一下，到底是进山不进山？这道山路我可走过，从现在就加快，还别迷路，别遇着山水，出了北山口也得天黑，万一……”雪瓶不待他说完，就愤愤地说：“万一什么呀？已经走到这里来了，难道还要折回去？”她看出赶车的都又有些踟蹰不前的模样，就说：“都快往前走！如若不到天黑就走出了这道山，那就赏你们，连牛脖子都有赏，每人给五两，到了迪化时再另算！”

萧千总叹气说：“唉！你有钱就完了！”他懊丧地将头缩进车里，表示他不管了，由着雪瓶的性儿去办。那牛脖子这时却精神百倍，吧地上了那匹红马，挥鞭就向山中走。雪瓶见他骑马很利便，便很喜欢地问：“你认得路吗？”牛脖子将马勒住，把头上盖着的绛紫色马褂往背后一披，昂起头来，表示不怕雨。他说：“怎么不认得路？这股山头，我走过没有二十回，也有十七八回啦！”萧千总又从车里探出头来，高喊着说：“别听他的！他吹牛啦！这小子靠不住！”牛脖子说：“真的，我要是带错了路，小王爷鞍旁就是宝剑，还能够饶我？我一点儿也不说假话，这股路我准比赶车的还熟，闭着眼睛我也能走！”雪瓶点头说：“好吧，你找那平一点宽一点的路，带着我们走，因为我的马虽然什么路都能走，车却不能。”牛脖子说：“小王爷您请放心吧，准保没有错儿。”

雪瓶遂就将马向旁收了收，让牛脖子走过去在前带路。赶车的都回头

来看着他们这个同伴，直撇嘴，那意思是说：看这小子的，倒要看看他对这条路熟不熟？等他带错了的时候再说！

当下牛脖子骑着红马，铁蹄敲着坚硬的山路往前去了。三辆骡车紧随着。前一辆车上的萧千总找出来一副纸牌，在手里摆弄着。雪瓶骑着那匹黑马，随着最后的车边走，并同车上的幼霞一问一答地说话。幼霞是说几句便笑笑，并随手拨着身旁的琵琶，发着嘤嘤的响声。

雨声愈来愈大，向山中又走了一会儿，山路有的地方极窄。眼前弥漫着雨烟，一片模糊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下面是无底的深涧，也腾着雨烟，如同个云窟似的。车马至此不得不停。雪瓶的袷衣已经湿透，水顺着草帽的边沿直向下流，连眼睛全不能够睁开了。

萧千总大声喊叫说：“别走啦！别走啦！车马要是一动弹，就许掉下去摔死！”他在车上坐着觉得悬心，顾不得他那顶新红缨帽子，就下了车，站在大雨里摆着双手，脚连半步都不敢迈，大声嚷嚷着。可是他喊破了嗓子别人也听不见，因为那潇潇声，不仅是雨声，还有雨击着万仞山岩、风摇着千棵树木之声，雷声滚在高空之上。声音是大极了，也乱极了，即使在沙漠中遇着大风，也没有如此的猛烈。他们的这队车马就全钉在了这山路之上。受着无情的风雨吹打，都僵如山石，不敢动一动，约半个钟头之后，雨才渐微，风力也稍弱。又多时，那浓厚的烟云向高处向远处飘散去了，而大水都从崖上往涧中去流，听去，如击巨鼓。众人这才都如同苏醒，有的哎哟哎哟地叫着，有的就说：“这场暴雨可真是了不得！”

雪瓶的全身衣服已尽贴在身上，鬓发也粘在脸上，大草帽早不知被风吹往哪里去了。然而她仍然骑在马上，并转脸向车上抬起头来的幼霞噗哧地一笑，随后又扬起鞭子来说：“走吧！快一点走吧！乌云飘过去了，雨不至于再下大了！”

萧千总却蹲在一块大石头的旁边，两只手揪着那山缝中生出来的一棵小树。他全身湿得跟水老鼠一般，辫子上也沾着许多树叶，幸亏他那顶红缨帽系得紧，没有刮丢。他喘了半天，忽然一扭身坐在了地下，从山石流下的雨水就冲着他的屁股。他瞪着眼，发急地说：“还走呢！不要命啦！幸亏这几个骡子跟马还老实，要不然，早把咱们带到涧里摔死啦！这是玩的？

你们走吧,反正我是不走啦!”

牛脖子的样子此时倒不十分狼狈,拉着那匹红马,又要骑上去,并笑着说:“萧老爷你上车去吧!咱们再鼓一鼓气儿也就过去了。现在这条山路叫大雨一冲,地下的泥都没有啦,才更好走呢!”雪瓶也有点气,就向萧千总说:“你说不走,难道我们就都站在这里过夜?”幼霞也说:“对啦!萧姨夫,你在这儿待着不走,难道你就不怕晚晌有狼来吃了你吗?”三个赶车的也一齐过去拉他劝他,都说:“已经走在这儿啦,车也转不回去啦,就乘着这时雨住了一点儿,再赶些路吧!如果赶不出山去,那咱们只要见着人家就投宿。这山里的人家除了猎户就是樵夫,倒还都靠得住。”绣香也从车中探出头来,着急地让他丈夫上车,并要下来拉他。牛脖子已跨上马往边走去,回身大声嚷着说:“走吧!往前边不远就有人家,那地名儿我都知道,叫作红叶谷,大概那边还有店房。”

萧千总听了这话才慢慢地站起身来,直着眼向雪瓶说:“姑娘!咱们可得把话说明,到了那红叶谷,咱们可一定歇下。半夜里有狼闯到山谷里把我吃了,我都不怨你,反正我是不能再往下走了。我真怕掉在涧里!我比不上你。你是你爹爹传授来的,你们都是异人。可是饶是这样,你爹爹还回不来了呢!”雪瓶一听这话,不由把眼一瞪,假若不是看在绣香的面,她真许挥剑把他杀死。她忍下了口怒气,挥鞭说:“别多说了,走吧!”

当下萧千总垂头丧气地上了车,绣香不住地埋怨他,他也显出很后悔的样子,觉得是得罪了春雪瓶,直想找着话儿跟雪瓶说。雪瓶也无暇管理他,只催着车马快往前进,她的意志并没有为这场暴雨所折,还是要当日就走出北山口。于细雨簌簌之下,马蹄、车轮磨着新洗的山口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

转过了几道山环,越过了两重峻岭,雨虽未再下大,可是云气很低,对面五步之内全都看不见人。雪瓶也觉出有些危险,马也不敢快走。这时水声极大,赶车的人就说:“这一定是雨水勾上山水了!恐怕走不过黑龙头了。”雪瓶问:“黑龙头是什么地方?”赶车的说:“黑龙头是一座山,转过那道山是一条曲曲弯弯的下坡路,再走四十里就出了北山口啦!”车上的萧千总说:“算了吧,那四十里我可宁死也不走啦!要被大水冲走了,还不如

被狼吃了呢！”此时众人都注意着雪瓶的眼色，那意思是求雪瓶快决定主意，到底今天是不是一定得赶出山口？

而此时春雪瓶突然一阵神色愁黯，她的心里忽然想起来许多事。其一，萧千总刚才抱怨似的说了自己的爹爹回不来之事，这不是诅咒，恐怕是真的。其二，赶车的说到了黑龙头，她却不禁联想起了白龙堆。那天两个人是不是因大风失散了？或是……唉！到底当时的情形是怎样呢？几时才能把那姓韩的找回来，细细询问？其三是这大水使她忆起了从前。那时自己才十三岁，暮春时节，草原的草刚长，孔雀河中的水初涨，她爹爹时常带她在河中洗马，就是现在这匹黑马，兼练习水性。因为她爹爹曾说过，将来只要有机会，她还要赴青海走走，由青海再往江南，找李慕白去索回那几卷奇书，所以必须先将水性练好，因为江南多水。那几卷奇书李慕白绝不能够善给，必定有一场恶斗，或许在水中恶斗。记得那时自己的心里是十分愤愤，也耐着心学习浮水，练习着在水里睁着眼睛，拾取那河底的带颜色的小石头子……她的心飘向极远。如今只有黑马犹存，爹爹却杳然不知生死，她不信赛八仙的卦算得灵，心中就不胜地悲伤。

又转过了一道山岭，往下面看就有一座低谷，四下的雨水都向下流。下面却在轻烟之中隐着一片绿色，且能看得出来有许多屋顶，隐约听得见几声犬吠。赶车的说：“这里就是红叶谷了。”萧千总在车上听见了，急忙说：“停住吧！停住吧！”那牛脖子在前边却仍不下马，说：“向前走吧，天色还很早哩！这时山水之声也小点了，大概黑龙头能走得过去！”萧千总怒骂道：“忘八蛋！你他妈的命不值钱，老爷还有一大家子人呢！谁跟你去送命？忘八蛋！不是我心好，能叫你跟着我们走？还能给你马褂穿？”三个赶车的一齐向雪瓶哀求，说：“小王爷！咱们不如就在这儿投宿吧？这儿也还稳安。天真不早啦！往下可真不好走，反正明天晌午，我们一定把车赶出山口，五、六天准到迪化就是啦！”幼霞也皱着眉对她说：“你瞧你身上多么湿，也得小心冻出病来！真别走了。”

雪瓶也觉得难违众意，就说：“谷这么低，车辆能够下去吗？”赶车的说：“能下去，那边有路，一辆车足可以走得过，因为这红叶谷也不是个小村子。早先这儿也还有座官厅呢。有一位老爷带着几个兵，为是镇守这股

山路,免得官车有闪失。前两年才裁了的。”萧千总已经下了车,连说:“道儿很好,赶车的,你们给找道儿往下赶吧!到了下边,有店咱们住店,没店咱们在人家住宿,好在咱们车上是女眷,住在人家里也没有什么不方便。”

于是第一辆车上的赶车的就下车步行着,揪着骡子向前走。山路曲曲弯弯地向下延伸,可是并不显得十分斜陡。少时车就停住了,赶车的说:“只能停在这儿,不能再往下赶了,要不然明天早晨走的时候,车可没法子转过来。”雪瓶也下了马。牛脖子正要去解那匹黑马,雪瓶叫了他一声,他赶紧过来,把白马也接过去。他眼睛吧嗒吧嗒地望着雪瓶,龇着黑牙笑说:“看!小王爷你的身上衣服全都湿啦!”雪瓶没有理他,解下马上的湿包袱和宝剑。萧千总搀着他的太太,又大声嚷嚷,叫车夫们别净忙着卸骡子,先帮着拿一拿车上的东西。

此时谷里的那些户人家已听见上面的杂乱声音了,狗汪汪地乱叫,有三五个村民迎上来看。萧千总就在前面,先是客气地说着:“惊扰!惊扰!”然后就拿起当官的势派说:“我是个千总,我们这几位堂客全都是钦差大臣的官眷。我们都是要上迪化去的,遇见雨了,当天赶不出山去啦,只好打搅打搅你们贵村,腾出几间房子来叫我们住一住。”

村里的人见他头上戴着红缨帽,就有点害怕,又看见了车、马、骡子一大群,更看见了虽然衣服都湿了却长得雍容华贵的一位太太、两位小姐,他们就更不敢怠慢了。于是有两个人迎上来,连带笑说:“成!成!今天是贵人来了,我们哪敢不接待?只怕我们这地方太窄,叫老爷太太们受屈!”又有两三个人跑回去嚷嚷着报告。一会儿,村里的媳妇、大姑娘、小孩子、老头、老婆都争着出来瞧。上面的车夫们也乱忙着,尤其是牛脖子,他一个人拉着四匹马,到小山沟里去饮那尚在潺潺流泄的雨水。

大家谈话纷纷,衬着山谷的回音,愈显紊乱。少时,渐渐地消停了。三个赶车的都把车卸好,骡子也喂过了。他们有的躺在车里,有的坐在山石上,抽旱烟,说闲话。村中的树木仍弥漫着雨烟,天空还隐隐滚着闷雷。几条大狗还向着山路上的车马人等乱咬,牛脖子就拾起石子来打狗。

村里却静静的。雪瓶、绣香、幼霞等人分宿于村民的家里。这座幽谷山村,人家约五十户,居民都是由陕甘两省迁来的。这里开辟着几十亩山田,

饮的是泉水,种着果树,还有一家小铺,卖酒卖盐,真似世外桃源一般。这里的房子虽都是拿石块石片建筑而成,经过了这场大雨,也还没漏、没塌。屋里有拿木头搭成的床,床上铺着干草,但居民都穷困得很。男人都赤着背光着脚,女人的身上也很少有不破的衣服。

他们因为在一个地方住不下,就分在两处住,雪瓶跟幼霞住的人家姓张,萧千总夫妇住在隔壁的胡姓家里。胡家的男子是个猎户,他说山上有狼,赶车的那些人睡在那里不大妥,也就给赶车的和牛脖子找了住处。骡马全牵到谷中,系在树上,叫几条大狗看守着,山路上只停着三辆空车。

这时离着天黑尚早,几个人家都烧热水做饭,男人女人们都忙着。一大群小孩子也张家跑跑胡家跳跳,看看穿着绸缎衣裳的大姑娘,又看看那位“老爷”。萧千总此时已换了一身半新的官衣,躺了半天,心也静啦,疲倦也歇过来了。村民给他做了饭,有黑面饼子鹿肉脯,还有半砂碗酒,他吃了喝了,心里也十分知足。外面的风冷,屋里又太闷气,他就索性穿上件大棉马褂,坐在院中的一块湿石头上乘风凉。他仰了仰脸,觉得云气很低,仿佛上面盖着个棉被,可是一滴雨点儿也没有。山风摇着树木阵阵地响,高处的雨水向下流着,发出铮铮的音乐之声。

萧千总听了半天,心中非常高兴,就从屋里抱出来那只琵琶,起先是胡弹胡拨,后来也嘞嘞嘞弹奏出来两句小曲。他高兴极了,又唱起来:“正月里来正月正,我与小妹逛花灯。”绣香在屋里嚷嚷着说:“你唱的是什么呀?多难听!唉!别唱也别弹啦!人家心里有多么不高兴呀,谁能像你?你想发脾气就发脾气,想乐就乐!”萧千总立时放下了琵琶,跟这里的主人要了一杯茶喝着。这枣树叶子煮的水,就算是茶,他可真真喝不惯。

此时牛脖子穿着绛紫色的破马褂又来了,他也喊在屋中太闷得慌,云太低,压得人喘不过气儿,不如到外面来凉爽。并说他宁可在外面睡一夜看马,也不愿在屋里睡。又不知他从哪里借来的一杆五股钢叉,叉柄上还有两个铁片,一摇起来,就哗啦哗啦地乱响。

萧千总笑着说:“你小子来唱一出《金钱豹》吧!”

牛脖子也不懂《金钱豹》是个什么东西,只把叉使劲地摇着,说:“今天晚上我要拿着这杆叉防狼。如果我要叉死一匹狼,剥了皮,一定送给萧老